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冷眼觀 第二十一回 戴高帽政界有心傳 誤聖經俗儒多耳食

何宸章說：「那旗婆又在孝感縣境一個大字號店裡仍舊這麼一做，希圖訛詐銀錢，誰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忽被那做現任孝感縣知縣寇若准當場察破，供認前後計誘無主游丐，行毒屍詐贓，計共有一百餘起之多。即我們老三承審不實的那宗案子亦在其內供出來。還算是上頭看交情，才肯委曲成全的記了一次過。然而他業已氣得連命都不要了，所以這件事，實實在在是他那送命的病根子啊！現在我兄弟有個唯一主意，多求安樂少求財。昨日一奉到憲札，就囑辦報銷的朋友預備補解欠款，大約四處搜羅起來，再添上點現有的款子，總可以不出十日限期，趕緊彙齊備解。這邊湖北省分，本來就不是甚麼完全富庶之區，再加這幾年又接著鬧賠款，鬧會匪，近來又鬧甚麼革命黨。有個姓唐的叫唐才常，一日到夜睡在漢口娼寨子裡，一味胡燒熱說，同瘋子一樣。不是說他們軍火有幾十萬，從哪裡運到哪裡，就是說他們軍隊有幾萬團，從哪一省佈置到哪一省。自己全不知居其國而謀其主，是個甚麼險事，還想做別的大舉嗎？不過城外鬧的地方上民窮財盡，帶累著在這邊喫飯的人受苦罷了！」

我道：「據世叔說，那姓唐的既不秘密，難不成漢口同武昌一江之隔，那邊各大憲就一無所聞麼？」宸章道：「咳！怎麼不知道呢？那個唐才常未正法的前幾日，制台還派了親信員帶著弓箭，去他寓裡知照過他幾次，叫他放安分點兒。地奈他此時業已騎虎不能自下，久不有君師在眼裡了。膽是越鬧越大，嘴裡越鬧越滑，外洋派他來的頭目，又加緊一天幾次減字密電來催他起事，哪裡還能夠在口舌上禁止得住呢？後來沒有隔幾天，就先把自己的革命掉了。還聽說這一回，是吳元愷鎮軍親身去逮捕的，連大令都沒來得及上院請，不得已就將就著用自己營裡的軍令正法的呢！可見得當日事機是何等急迫了。」

我道：「怎麼三大憲近在同城，連支大令都來不及請叫？」宸章道：「怎麼原是這句話，在可解不可解之例，或是當時恐請令露風，反多不便，亦未可知。但是目前政界中人，要緊是送上頂高帽子戴，恭維得他連屁都不放一個，才可以苟安其位。這個吳鎮軍做事，徒快一時，就怕他將來都有個將來呢！」

我笑道：「世叔說官場戴高帽子同放屁，小姪倒聽有一個笑話在這裡呢！是說的兩門生同放一省主考，又同出宰輔門下，就相約去辭行，便中帶問老師可有甚麼關節？誰知他老師春秋已高，飲食不化，不住的行濁氣。兩門生上去謁見的時候，適當他老先生後宰門放炮，素來又雙耳重聽，看見他們世弟兄兩個嘴巴不住的動，只疑惑是門生垂詢老師這件事，就以訛傳訛的笑著應道：『老夫無他，下氣通耳！』其時兩京曹聽見老師說『無他，夏其通』，就忙當聖旨捧著，趕緊的應了幾個『是』，退將出來。照例馳驛前往入闈，遍囑十八房簾官，叫他們公找這本夏其通的卷子。誰知及至薦上來一看，卻是個一篇狗屁不通的文字，然因重以師命，莫敢或違，只得勉勉強強的放了一名第五。後來試畢回京，一俟覆過命，兩個人就忙著到老師那裡去回『這個夏其通的卷子，業已遵命中式了，但筆底下實在荒疏得很，只好有屈大才，中了他一個第五』的話，先輕輕兒說了一遍。不意那位老師盡張著嘴，一句不懂。他們兩個又共同高聲的說了一遍，無奈還是不懂。竟自左一遍，右一遍，鬧了大半日，才辨明白了，前趨辭行的那日，不是關照他們甚麼夏其通，是因為自己放屁，一時過意不去，所以就掉了這麼一句臭文，不意竟成全了那個姓夏的一句科甲。世叔你倒想想看，一個半死的宰相放了個空屁，竟能使桂蕊飄香，秋風得意。倘若是一口有形質的實痰，或是撒了一泡智伯頭顱裡的便液，那時豈不要竟成了翰林學士、榜眼探花麼？怪不得出洋回國的學生一個個放著別項出身不要，單死命的爭這舉人進士的那些名詞呢？我先時只疑他們科舉的遺毒還未退得盡，現在才曉得是為的這舉人進士，於宰相一官，有密切的關係，所以他們想將來做宰相，就不得不今天在這舉人進士上著意了。世叔你看可鄙不可鄙呢？我們這中國的學界前途，還想有振興一日嗎？至於那些戴高帽子一段事，卻也是出在老師門生身上，卻也是說的兩個京官外放，約同去拜辭老師，就奉請指授那出仕機宜，如何才能達其名利雙收，歸途滿載的目的。當下那老師就對他道：『照你們現在初出去做官，也沒有別的甚麼心傳，祇要逢人送上一頂高帽子便了！』其時內中有一個門生，搶忙的回道：『是如今外面像老師不喜愛戴高帽子的，又能有幾人呢！』真是一句話，直把他那個老師恭維得連心花兒肺葉兒都撐開了，便一疊連聲的叫道：『好孩子咱！咱！咱！』少頃，兩人辭了出來。大約才到著宅口，那個恭維老師不喜愛戴高帽子的人，悄悄兒拉著同時進謁的道：『某兄，我兄弟的高帽子，刻下業已送掉了一頂了，你聽見麼？』」

宸章聽我說完了，笑道：「世兄，你適才說那京官的老師，嘴裡快活起來，喊甚麼『咱咱咱』，倘若有人於此時，弄一個吳下罵街的蕩婦，出其不意，翹中指對著他道『哪哪哪』，豈不是一聯絕妙好辭，無雙韻語麼？惜乎他們是風馬牛不相及，不能弄到一塊兒去，未免可惜了！」我也笑道：「世叔真個真高興，加以記性又好，就是隨便說出一兩句話，也都是很能開通人智慧的，小姪真正要甘拜下風了！」宸章道：「我不但光是這句話呢！你先時不是說過那麼一聲後宰門放炮麼？我就一時因此及彼，忽然觸犯起十年前在你們揚州路過，偶而一個人游到那城裡小校場一片碧藕泉茶館裡去品茗，不意忽從壁上看見一首後門口豎旗桿的詩，現在同放炮合籠起來，豈非一部天造地設的冠冕鼓吹麼？當時因愛他那詞句俏皮得極，令人一見面，就知道是個二十四橋明月夜的人口脂，即或想賴，也莫想賴得脫，所以我至今還記著在肚裡呢！就是匆遽間未能訪實那作者為何人，所指者又為何人，殊屬恨事。」說著，便朗誦道：

綠呢小轎滿街抬，不是鄉紳不憲臺。
月白衫兒真俊俏，水紅頂子費疑猜。
後門旗桿高高豎，內室臺基暗暗開。
聽到碧藕茶社裡，走堂高喚大人來。

我笑道：「據世叔所說的這首題壁，那作者名姓我雖不甚清楚，然而目的所在，確係指一個鹽商朱四麻腳而作的。所有內室臺基，後門旗桿，同那費疑猜的水紅頂子，真俊俏的月白衫兒，各種誹語危詞，猛然問朝字面上一看，覺得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，未免有傷忠厚。及至實在調查起來，竟是言無不實，事屬有因。而且當時敵地的一般讀書人，文字油滑已成了見慣司空，不足為異了。即如某中丞前得小軍機時，也曾被人做了一首：

對表雙囊報醜初，披衣懶坐倩人扶。
圍爐待妾翻貂褂，啟匣嬌童理數珠。
流水似四龍似馬，主人如虎僕如狐。
昂頭直入軍機處，低問中堂到也無？

的那些詩去嘲笑他。又詠新進士回籍有兩句：

非是京官喜告假，要從桑梓瞭朝珠。世叔，你想他這瞭朝珠的瞭字，同以上昂頭低問等語，到底是具有何等樣力量才能使各房舍當局神理，一齊活跳到字裡行間裡來描摹盡致呢？」宸章道：「怎麼不是活跳呢？直算是那結虛字，都被他安上了轆轤，可以隨著舌頭轉的，一經念到人嘴裡，就像是一個極不會說話極老實的人，也要變得滑頭起來了。怪不得我們老三從前偶從舊書篋裡翻出一兩頁破碎竹枝詞，上頭有甚麼：

紅皮白肉大蘿蔔，未到人前已發科。
妻妾有情皆外向，缺差無分奈愁何？
一團茅草胸中塞，五品花翎腦後拖。

那其餘的兩句尾韻，已被蠹魚喫掉了。大約是說的個前任江蘇候補知縣胡兆麟胡大蘿蔔。當時我們老三就一口咬定是個揚州人做的。我嘴裡雖不分辯，但是心中卻是很不佩服的。現在要這麼一想，可知從前他那句話是確有理解的了，不過我們自己少見多怪罷了！」說著，已是家人們走過請喫下頓，並回說：「那邊請的客業已到齊了，就請老爺這裡陪王老爺過去罷，他們幾位都候著的

呢！」宸章聽說，隨即立起身，邀我一同前往。

不意才轉過籤押房一個小角門口，就早聽見客座裡一片嘈雜聲浪，達於戶外。宸章笑道：「魏呆子又在那裡說呆話了。你少停見著他，可以不必多說甚麼，回來引動他的那酸風醋風得不斷頭的脾氣，要叫你聽了討厭呢！」我一頭就答應著，回頭跟同宸章進去。原來是上面一排坐著了兩個老者，都一家臉上架著副古黑大三字兼全的墨晶眼鏡，有一人袖足足有一尺多寬，還支著個露筋露骨雞皮皺蘭花手指，在那裡遍餉座客鼻煙。下面兩個人作對待形，一個是穿著二藍素緞，庫金滾邊的馬褂，週身都是用白羊毛做起四面的出風，襟扣下掛了一枚有三寸碟子大小的老黃其他銅表，腳下還登著一雙挖綠皮雲頭的薄底快靴。令人一望，就已猜知八九分是個營混子氣習。那其餘的一人，卻是個沒辮子的，穿了一身東洋便服。

大家看見我同宸章走進，就一齊站起身來，除眼鏡的除眼鏡，抓帽子的抓帽子，祇有那穿羊毛出風馬褂的人，越眾走到我面前，陡沖著我恭恭敬敬的請了一個安，倒把我嚇得一面還禮不迭，一面就請問他尊姓大名，現居何職？誰知他聽見我問？又站起身請了一個安，斜欠著身子坐下來回道：「標下是湖北鹽捕營准補守備蕭菲的便是。於光緒庚子年蒙我們徐哥子（指徐懷禮）的栽培，薦由前任湖北鹽法道陳大人拔委令職。的說王大爺同我們何大公祖是世誼，又是督憲的通家，以後都要求恩典，提拔標下才好呢！」我聽了他那些不倫不類的話，心裡就暗想：怎麼何世叔會同這班鹽鼻認識的呢？而且還請他做陪客，在大庭廣眾之中，儘著由他鬧笑話，這是個甚麼道理呢？就只得隨便謙讓了一兩句，掉過身同那兩位老者，並一個穿東洋裝的人，照例通了名姓。原來喫鼻煙的那一位現辦漢陽中學堂監督、黃陂縣儒學訓導賈鈞之號樂天，一個是教育會總經理真曉輪字旭初，日本裝束的是警察學堂教同首查，都是一班熱心公益的人。我不由從心眼裡就悚然起敬。

接著伺候的人已走上來回說：「席擺好了！」賈老先生年紀最尊，我要讓他坐首座，他不肯，只得大家隨便坐下。宸章便次第敬了一圈酒說：「諸位隨意喫菜。」我忽然見那姓賈的問道：「閣下此次是車來乎？是馬來乎？」我方欲回答，不意宸章已替我應道：「王世兄是乘輿來的。」我也跟著說：「本想預備坐車，因為後來江夏縣陳令送了幾名夫馬過來，又聽說大智門以外，現正測量路線，安置鐵軌車頭，所以我就改由坐轎來的。」

賈鈞之道：「是，敝邑奈無涓滴之水，不然，閣下又可以繼子產公之後矣！」我笑著謝道：「豈敢！豈敢！鄙人何德何能，取於上比春秋賢相？先生以此相許，未免獎飾過當了。」賈鈞之道：「不然，凡人寧可以無作聖作賢的命，卻不可無希聖希賢的心，所以我兄弟忝顏任事以來，屢次囑咐各教員，以分班講解《四子書》及《春秋左傳》、《周禮》等書，為學堂中何全國粹第一要義。無奈那些現在做教習的，既無經師人師之資格，又鮮作才育之特能，真正是教無可教，習無可習，十個之中倒有矣個半是狗屁不通的。」說著，又拿鼻准把那副大眼鏡往上一湊，然後用手向宸章一指道：「次丹公祖，你府上卻是個讀書破萬卷的人家。從前小宋中丞，聽說家裡有個藏書樓，名曰十萬卷樓，不比是別個人是學無根柢的。我告訴你一件事，看是我不好，還是他們那些教習不好，倒要請你替我權且充一充裁判員呢！我因為幾天上頭疊次下來札子，雷厲風行的叫我實行改良教育，本府又當面招呼我說，監督有監察全堂學務之權，凡屬於學生應行添革的事，都可以隨時便宜行事的，不可敷衍塞責，聽其腐敗。我想那些洋文的好歹，我卻是一個門外漢摸不清楚，不敢強不知以為知。但是中學一層，自從一進書房門，就在裡頭混日子的，如今已是陶了數十年了，雖不敢說確有心得，然而也不是班門弄斧可比。所以我就同那些教國文的教習們商議著，托他每日添進《四子書》及各家古文一遍。

誰知到他們上課的時候，我踱過去一望，正有幾個二班的學生拿了一本書在那裡聽講。我就仔細聽了一聽，原來正是講的《大學》開篇第一節朱熹輯注那幾句書。只見那教習手裡也拿著一本書，站在那講台上面，先拿著中指對臺下的一班聽講的學生點了幾點，又畫了一個大圈子，口中講道：『你們大家聽著，這《大學》頭一句是「子程子曰」，子為子姓，如文王姬姓之類。程子是姓子的人名字。』《大學》孔子之遺書，是說的孔子當日入大學的時候，也讀過這本書來，所以謂之遺書。「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」，這「入德」二字，恐是記者當時筆誤。你們大眾聽著，我也不是孔子同時的人，何以就能知道他是筆誤呢？只因孔子既有詩書六藝之學，就該派有初學八德之門。而且我們中國向來儒釋道三教異學同源，釋教既有八德池以浴清淨之眾生，孔子就不應有八德門以為初學之捷徑嗎？」那臺下的學生，還一個個在那裡說：『是呀！是呀！』我聽到這裡，真是又好氣，又好笑，犯不著再朝下聽了，只得又轉到頭班學生那裡去。

可巧一個教國文的也在那裡講《大學》上開章第一節，其餘的章旨都還敷衍過得，就是這頭一句『子程子曰』依舊是沒有講得清楚，僅在鼻子裡哼了一哼，就過去了。我站在窗子外面，遠遠的聽見，就號志是『子程子曰』四個字拼作一個子字的聲音模樣。後來忽然又見他替一個半大的學生，講《古文觀止》上的那篇《阿房宮賦》，起首四句是『六王畢，四海一，蜀山兀，阿房出。』居然會講出六王是秦始皇的兄弟，每日由阿房宮散步出來，都攏到蜀山上去兀坐一會，大約就如現在他們外國人喜歡揀名山避暑的性情彷彿。你想：他們那些教習老夫子，竟連個程子是朱子的先生，以卑記尊，本不能直書其名，所以就加上了這麼一個子字的尊稱在上頭，略如《論語》通篇記者口氣，不書孔子曰而書子曰的意思，同一章例。至於那《阿房宮賦》頭四句更是淺而易見了，所說那齊、楚、韓、趙、魏等六王，悉為秦平，而四海歸於一統，蜀山多大木，砍伐淨盡，只見其蜀山兀突在外，而阿房宮之營造力始達目的。你看古人那蜀山兀的『兀』字，是何等字斟句酌，一發萬鈞！亦是當時有識者，哀秦政只顧土木大興，不恤民力，才用這等妙語深文，以見其橫暴達於極點，卒演成楚人一炬之慘劇，而不獨近為秦人失國之原因，亦當遠作萬世專制之殷鑒。所以他那尾內『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；後人哀之而不鑒之，亦當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』三十字應作一氣讀，是作者通篇的大主義。這一句義都耳食不全，中國的學界前途，還想有進化完全的一日麼？推而至於西學，一切氣、光、化、電、語言、文字中有無舛錯，我更是不敢妄贊一詞了！你看，這樣的局面，叫我於改良二字名義上如何才能盡實行的義務呢？次公，你是個聰明人，又係世家，真君又是西山前輩的嫡派，你們二位老先生倒替我想想看，有甚麼良醫能醫他們那些不通的病？免為學界之羞才好呢！」

宸章方欲啟齒，不意真曉輪早欠身答道：「賈老先生本來家學淵源，宜乎一般新學界的草茅後進未能望其肩背。再他們半多失業游民，臨時改造的，祇要稍得一知半解，便自詡為新學已得三昧。其實何嘗有完全教育的程度呢？所以名雖教員，實則無賴。而又類皆捉住和尚要辮子的人，所非所學，所學非所用，濫竽充數，所在不免。至於洋教習一層，說出來更屬令人可發一笑。這是我從前在上海一家新聞報紙上親眼所見的。說是有一個熱心志士，組織了一所高等學堂，其規模宏敞，程度高尚，悉照京師大學堂所訂，且將來學生畢業，出路較各學堂為優。開校之日，董其事者，欲為該堂鄭重名譽起見，就遍請滬上官商學界名公巨卿，並美國大教育家李提摩太君為該堂臨時演說員，一時遠近聞風興起，來賓頗眾。不意到了第二日，那個李提摩態度君出外告給人說：『該學生將來效果，定不滿今日蒞堂諸君之意，因他們聘請的那兩個洋文教習，一個英國人，我不認識他。其餘的那個美國人確是從前在我們美屬舊金山充當剃髮匠的，怎麼會受你們中國的士大夫特別歡迎，竟請他來擔任教育義務的呢？豈不要明日把一堂的學生子都養成剃頭匠的資格麼？』姓真的說到這裡，又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們諸位倒聽聽看，倘若他這一句話是同我的姓聯過宗的，上海一地，早得風氣之先，倒已會請了剃頭匠來做洋文教習了。若要到內地裡不開通的所在，還怕不要拉了紅頭巡捕來當做達摩祖師出現麼？」

宸章笑道：「他們若能拉著印度人認做達摩祖師，那倒算是認得人了。如今你以為學堂裡請了個把外國剃頭匠務來做洋文教習，又當作是一件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新奇事麼？不曉昨我所見的那一件事，才可以算得有一無二的笑談呢！」眾人聽了，都一齊道：「請你且說出來是件甚麼事？若要邊翰林院待詔的人品都不如（俗稱剃頭匠為翰林院待詔），難不成那外國營業界上還有甚麼修腳的嗎？」宸章又笑道：「剃頭的未免太高，修腳的卻又比得太低了些兒！我所說的這個人，倒是一個不高不低正合中庸之道，就如同那日本人敬重我們華人，請坐椅子的一句和文，譯出來是『閣下請掛』四個字名義相同。」其時眾人都又笑將起來。賈鈞之道：「這掛字的字義，是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究竟是拿中國人比了一個甚麼東西了？次丹，你爽直兒說罷！別要叫我們大家

喫了你一點酒菜，悶在肚裡，即時還你的席，那你可就是打死兒子招女婿，情而不情了！」宸章笑道：「我說就是，你別要又來刁酸人了。但是座中若有擔教育義務的，卻不許多我的心！」賈鈞之道：「你儘管說，打從我就頭一個贊成你的這句話，如若有人找你講禮，有我呢！」

宸章聽了，才笑了笑說道：「聽說不久南京換的這位南洋大臣，本來就是個外交老手，又加新從各國去遊歷一番回來，所有那些崇拜外人的性質，更是成了一千年的僂鶴，神色都變定了。有一日，正在花廳上接見屬員，忽然巡捕進來回說，有一夥子女東洋人要見。他耳朵裡聽見是有個洋字，就來不及叫人請，頃刻之間，請進來了。也有老的，也有少的，也有村的，也有俊的，把個花廳子上站了一大堆，一個個都向他打著不完全的日本話，要求發給一張護照，到內地裡去塞過塞過。他起先看見進來這麼一陣外國婦女，倒老大的喫了一驚，不曉得又是鬧出甚麼交涉亂子來。及至聽他們說要到內地裡隨便過過，才突自把一顆心放下，知道不是甚麼棘手的事，便叫人請文案老夫子來，看著書辦，當面填給了他們一張准往中國內地遊歷的護照。又特別小心謹慎，問明白他們赴內地裡去調查甚麼事，以便飛飭所過地方官照約嚴密切實保護。

當下那一夥子女東洋人之中，有一個年紀略大些兒的，聽他詰責的討厭，就有意咬文嚼字的學著中國官話道：『我們到你貴國內地裡去，是意欲研究民種發達的主動力，可同我們敝國人性質對不對，這是五大洲富國強種的第一要著呀！』誰知那個女東洋人的一句話倒合著了他老人家的口味了，便即時另眼看待起來。隨即電飭沿途經過關道：『於該東洋婦女到時，留心細察，如果於種族學問上確有心得，可為母儀教育之助者，著即據實飛報，以便本大臣為將來延請該日婦女充當女教育顧問官之預備。又當面拜託那一起女東洋人，此番赴各處遊歷，務望將敝國種族腐敗，民智不開的原理，切實研究，本大臣將來還要借助他山，以為改良地步呢！』說著，又有一個文巡捕上來回，德國總領事過來稟見，他老人家一面招呼人請德國總領事進來，一面親自送這起女東洋人出去。可巧就與那德國總領事打了一個照面，倒把他看了怔上一大怔。及至兩人回到花廳裡坐下，德領談了談公事，便問道：『適才貴大臣送出去的那夥子女日本人，可是從前貴大臣出洋遊歷時候相識的？』他道：『本大臣不認識他，不過因為他來說要請一張護照，所以本大臣才照約接待的。據雲，是赴敝國內地裡去研究種族發達原理，刻已飛電經過各屬，一體保護云。難不成貴總領事倒與他們有甚麼交涉否？』德國總領事聽了，知道他還未曉得他們的來歷，只得含糊著答應了一句否，坐了坐，說完他自己的正事，就退出來了。

不意才走到督轅的左近，忽然遇見一位學德文的朋友，他就一把拉著他，先攢了幾個哈哈笑，然後對他說：『怪不得人說某大臣外交上政策好，又說日本同你們中國同文同種，凡百事件都可以享特別利益的。從前我還不過相信，如今親眼看見了一件事，那才是千聞不如一見的實據呢！可見得平日是人言不誣了。』那個學德文的人聽了半日，就如同遇著一丈二尺高的和尚摸不出頭腦，只得笑著道：『先生，你是說的甚麼曲曲折折，九腔十八調的話呀！怎不明明白白的宣佈出來把我聽呢？只管這樣呆笑做甚麼？拿不准又是得了我們中國的甚麼特別利益了罷？不然，就在膠州灣的遠東勢力，近日又澎漲得許多，所以要攀個日人做比例。先生，我猜的你這一句話，可是不是的呢？』那德總領事著，又攢了一個哈哈笑道：『我說的是個人營業界上污點，你猜的是中外交際上的交涉，若用算學算起來，真正有南極到北極的遠呢！你可別要瞞我了，定規是這幾日，你的腦氣筋裡中了那些日報上騰說德國提議交還膠州灣的毒，所以才存諸中而發諸外的。先生，我猜你的這句話又可是不是呢？』那人道：『你到底是件甚麼事，也用得這樣陰腔陽調的？』他道：『我也沒有甚麼大事，不過今辰接著我們駐京公使的電訓，叫我到南洋大臣那邊去，就近會商一件禁止各國私運軍火的公事。不意走到那裡，就迎面遇著一夥子東洋醜業婦，正由南洋大臣恭恭敬敬的送出來。聽說還給了他們一張遊歷的護照，又電飭所過各州縣嚴密保護。將來照這樣的局面看起來，豈不是他們到一處地方，每日塞過幾次，還要由地方官遵照洋人出境入境隨時申報的例了，替他委一名典史，跟著他記賬麼？我曉得從今你們內地裡，那此燈籠店，又要多出一起「奉准大清國南洋大臣官許賣煙」的新式燈籠了！』此話在當時德領事，不過一句戲言，誰知倒把聽的朋友覺得受不下去，氣了四處告給人。

你想，東洋賣娼，俗稱地獄，既是地獄中人可做中國女教育顧問官，美國剃頭匠就可做男學堂洋文教習了。而且彼一時此一時，諸公就沒有見著現在那些學堂裡文明種子麼？誰不是身上無論寒暑，一件藍竹布大衫洗得俏俏的，臉上汗毛剃得光光的，前劉海檻發披得長長的，衣服袖口捲得高高的，那一樣還不折個剃頭司務麼？所以孔子說：『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』如今照這表面上看起來，下流形式已成，那內容固不固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！總而言之，中做八個字的批評：『國運如此，夫復何言！』」正是：

下流容易上達難，
妖孽禎祥皆國運。

要知道畢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